



五經同異上



東吳

顧炎武

寧人



卦變

蘇氏易傳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
賁之象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為賁此大
惑也一卦之變為六十三豈獨為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
為賁又烏知賁之不為泰乎凡易之所為剛柔相易者皆
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
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
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

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
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无是言
也凡六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
剛上而文柔咸之彖曰柔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
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
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取其六
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為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
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違行訟之
類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之類是也取其變頤中有物
曰噬嗑之類是也取其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夫剛柔

之相易其所取以為卦之一端也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
則不言也又可以盡怪之歟

王炎卦變論曰卦變之說謂乾坤為父母而姤復為小父
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
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
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
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為父母其爻則為三男三女復
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
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為小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
係復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

且夫子彖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
剛上而文柔諸家即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賁上
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分剛上而文柔乾體
得坤一柔而成離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文出於乾坤
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泰變為賁也且雜卦首曰
乾剛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
皆出于乾其柔皆出于坤剛來下柔為隨柔進上行為晉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剛柔之變也且
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為乾坤變則坤之初居
上而為兌乾之上居初而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

而下坤離卦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
渙上巽而下坎坎得乾之一剛而為中爻今居二而得中
是謂來而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為初爻今居四而附五
是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于臨遯
三陰三陽變于泰否夫子未嘗言是邵氏之徒言之諸家
皆從其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无妄
而力主其說且曰无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剛自乾來
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剛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
然詳觀夫子之言于隨于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
而為初一兩爻於无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則其初

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外反
為无妄則艮變為震或謂大畜一剛在內自外来者自大
畜而来也序卦先无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无妄而变
可也謂无妄剛自外来由大畜而变于序先後不合殊不
知序卦先无妄而後大畜雜卦文先大畜而後无妄謂明
自外来由大畜而变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尽蓋无妄儲
貳之卦上乾為父下震為長子不損乾一之剛所以見其
父道之全震為長子初有一剛寔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
外字以别之也况反对自与卦变不同子發以反对為卦
变則尤失之盖邵氏之學長于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為
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
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閔朗之徒足以盡易之道
矣不特邵氏能之也讀易者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
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康節先天之學

楊中立時荅陳瑩中瑩書曰康節先天之學不傳于世非
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
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
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
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
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于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
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于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
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
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

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
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
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于先天必能洞
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
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于
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所未喻
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于乾坤二卦繫辭中論
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
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又書曰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

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亦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
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
有伏羲文王之辨于經無見也天下之蹟存焉豈人私智
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
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
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
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
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為異同著明如此安
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
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于十三卦則

義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鈔鍾之中矣
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
王之易固具于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用之不能有
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為之孔子序卦特釋
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于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
王闔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闔之康節闡之此來書中語其數
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其所深疑而未喻也太
玄之書昔嘗讀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覃思
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括極之
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躋羸二贊以盡餘分之數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与太初歷
相應其取數似与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
于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
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
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為二十七終于八十一
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
部各三之為九又三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
比之不可相易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
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与易經不盡相
涉也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歷也自漢迄今歷法

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歷理而能創法也求玄于歷
理之內亦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見教近得
溫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蹟不著之事殆
未可窺其蘊也夫衆言淆亂折諸聖自漢田焦費氏之學
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
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學易
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
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
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畧之恨未得其
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書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

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
言也

黃氏震日抄曰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
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
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
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為傳專主于
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
博探蹟造化又別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

而有先天之易為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啓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不為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于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往向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為先以後天為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為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為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為占之辞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辞數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

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為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其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專主于辞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為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于是尽改易中伏羲姑作八卦之說与文王演易重為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為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

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
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
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尽變易中離南坎
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為
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為東以坎為西以兌其為東
南西南以震艮為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
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為火北方寒為水亦未見離
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
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為之也

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于伏羲伏羲未有
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為先天者邪圖方畫于康節
何以明其為伏羲者邪然曰先天為演數設也夫易于理
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
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
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
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
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為之
訓釋他日晦庵荅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
于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

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即与妙合
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
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
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
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
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為技術此宜審
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
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人用以卜筮而未
聞用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
易為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
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
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先天卦圖

黃氏日抄曰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可易易取其象于卦為乾坤凡二者為天地之氣之統宗譬之父母雖若無所施為實主宰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脈淮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為言貫也易取其象于卦為艮兌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寔相薄薄之為言逼也易取其象于卦為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滅息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不如射者之相射害也易取其象于卦為坎離此六者

皆天地之氣之為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于父母者也聖人說此章以釋八卦之義似不過如此而已歷漢歷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外此而他為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為先天之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為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于經未嘗明言其為南北也何以知其為先天之卦位若徒以卦言位或彼或此固猶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風一從南即盎然以溫風一從北即冷然以寒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

離南坎北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何所驗以為信邪康節既移乾坤于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于經未嘗明言艮為西北兌為東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寔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於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与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邪康節既移東北之艮于西北遂移震于東北而移巽于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

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于經未嘗明言震為東北巽為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推居東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為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邪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于正東移坎于正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為離北方為坎經文萬世不磨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及而用則相資耳于經未嘗明言離為東方之卦坎為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見而指此為先天之卦位說者指火為日遂以離為東指水為月

遂以坎為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為火然後言離為日獨言

坎為水而未嘗言坎為月

按廣八卦有為通為月之文

蓋日乃太陽之

精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于東日雖陽而其沒必于西周流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之定位于一方者比也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為言邪易畫于伏羲演于文王繫于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于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託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說而詳之

若抑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及有疑于文王
孔子之易及有疑于伊川之易傳且有疑于易经此章八
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王合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
位近于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以此槩彼門人所錄其一時
之言邪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邪蓋易所言者道而
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于文王孔子也康
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以其數學而反疑
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
言為正毋以門人錄晦庵之言為疑語錄云文王八卦不
可曉處多文王八卦
有些京房卦氣不取卦爻只取卦名或者謂此因康節先
天而不能無疑于文王者也又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

大槩各就孔子者也又曰叔子之意八卦上疊成六十四
卦與伊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叔子程子亦不
及問之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疑于伊川者也
又曰易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能東北方無地
日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
氣如何言万物之所說或者謂此因康節先天而不能無
疑于易繫所言之八卦也凡皆門人之所錄非出于晦庵
之成書未
知然否

王侯相先天圖辯曰或問先天圖曰方士託易為之如參
同契援易作書云尔于易何所發明哉文王周公孔子卦
又彖象有是義乎然則陰陽消長非与曰此易中一義尔
謂易止此得乎剥復二卦類之然亦以二義明事理其消
長又在所畧也圖可以槩之哉曰大傳有云易逆數也圖

以此準曰嗟乎為此說者枉仲尼之論以傳會于圖尔今
為解之數往者順謂數已往之事則順序知來者逆謂知
未來之事則迎逆是故易逆數也謂易乃卜筮以前民用
者非逆數而何哉若如此解與圖何所關涉邪故曰枉仲
尼之論以傳會于圖尔然則圖非伏羲所作耶曰此豈可
以欺人乎伏羲皇至堯舜三代幾萬年矣而圖之說不見
于經春秋至漢唐幾千年矣而圖之說不見于傳何至陳
搏而始傳之謂羲皇卦圖鮮有傳授而淪落于方伎之家
是何言之易耶竊以神仙之伎起于近代春秋以前尚未
有此不知圖在當時又藏于何所不過欲以圖傳會于易

故為是無所憑拠之說俾後人信之尔大識貞觀之君子
決知其不然曰說卦天地定位章非伏羲所定乎帝出乎
震章非文王所定乎曰子以為何所依拠而知之上下經
文未喪也曾何言及圖及分義文耶蓋仲尼隨事理以發
明八卦之蘊如此何主于羲何主于文哉以歲時物理生
成之序衍卦義也則日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
坎成艮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曰天地
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必然者若曰天澤地水坎
風山火此成何理耶且神妙萬物章先以雷風火澤水艮
為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言以為羲

又涉于文以為文復涉于義豈非自相雜亂矛盾乎至此則先天後天之說不通矣故本義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其義亦自不能為辭也嗟乎無中生有得其一曲而失其五六豈能強于傳會之過哉若曰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卦之蘊豈不潔淨豈不貫通而何務以異端淺見揆排之說以亂聖經耶

卦圖

歸有光易圖論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数納甲兔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于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

衍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
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
以達于聖人伏羲之作止于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
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
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徑別之卦其數皆同
雖三代吳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
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
求之者即其散見于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
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于前又
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于其中交加八宮以象

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于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
後見也且謂其必出于伏羲既規橫以為圖又填圖以為
方前列六十四于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圖罔太古無
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徑遭秦火之厄易獨以下筮
存漢儒傳授甚明雖于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
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
獨流落于方士之家此豈可概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
易無体失卦散于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于方圖之形必
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
局即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徑世之書有分抄直事之

游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
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于孔
氏而豈無一二微言于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
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擬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
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
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
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
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

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
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
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
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
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
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象侔與天地間
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為伏羲
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
謂傳為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于卦氣傳何為舍而
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

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于圖所可指以為近
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
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
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
義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
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
朱子之說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于精也夫事有
出于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
聰明睿知德通于天符瑞之生出于世之所創見而奇偶

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
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
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
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与大易同行不藏于博士
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
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
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
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筌占筭之術隨其所自為說
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乎大傳曰庖羲氏之王
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夫天地之間何往

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于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迩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于庸行之間而

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現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于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治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哉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願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于易者精于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

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揚雄班固劉牧魏華夫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

七八九六

蘇氏易傳曰九六為老七八為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于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少則陰當老于十而少于八曰陰不可加于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于八而少于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于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于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擇于子午而壯于巳亥始于復姤而終于乾坤者也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乎其間而制其子奪執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

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功有多少
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
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
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
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
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
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
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
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
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

學也

易論曰易者卜筮之書也揲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
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
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尽心也然易始于八卦至于
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
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
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于卜筮而聖人開言于其間以盡
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
有用之言而托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
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

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以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于九而其次極于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于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于陽故抑而處之于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于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有也而聖人豈得与于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于他書也而見于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于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

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于卦見之于爻而于爻見之于揲使其果有取于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

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為処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于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于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于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于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為之說也

易象

王炎讀易筆記序曰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于小数曲學無足深誚而鄭玄虞翻之流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註釋独行于今然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等耳豈有四卦當論其象六十卦可略而不議乎弼之言曰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

捨象求意弼亦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為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為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說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既不能尽通又不宜闕所知則為之說曰易之有象猶書有譬喻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而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与弼說無異亦未為確論也夫易三聖人所尽心也立義深于詩書而措辭嚴于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及是以奇偶之畫摹寫天地萬物之形似而寄于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畫有此象聖人即著之于辭畫無此象不汎然旁引曲取也豈得執詩書比論為例哉

又曰河南邵氏曰畫前有易刪後無詩不特以象為可忘且併以畫為可遺其說高矣易而可以無畫但不知三聖人盡心于此以垂世立教者其旨果安在也或曰然則易盡于畫乎曰易者變也其變始于乾坤天地闔闢一乾坤也吾身動靜亦一乾坤也而畫能盡之乎自乾坤而上不可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測者命之曰神立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之乎雖然無畫而可以体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翫周公尼父之辭而曰吾求易於六爻之外此係捉風捕影之類而炎則不敢已矣

易解

楊龜山語錄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指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于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于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于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談其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于一事明矣觀聖人于繫辭發明卦義尚多

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
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朱文公書臨漳所刊書經後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
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
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
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
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
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秦
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
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

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及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後合序篇于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于其所難者云

吳澄書經叙錄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
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
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
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
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
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
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
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
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
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

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
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
咸曹曹授賾賾遂秦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
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
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咄伏氏二十八篇
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
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虞書

堯典

并舜典
為一篇

皋陶謨

并益稷
為一篇

夏書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并康王之
誥為一篇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
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
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
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
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
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

成旅葵罔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按此書齊梁間

魏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而今周官有論道徑邦之語蓋魏未之見或雖見而此書不為當時所信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

夏陽歐陽氏所傳尚書心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聾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

而定為一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為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于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顧

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袞以別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虞書 大禹謨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

一德 說命三篇

周書 泰誓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

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罔命

九族 羅泌

親親治之始也 礼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
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壯
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
上推之以及于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于己
之孫此礼傳之以三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
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
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玄孫故父上推以及己之曾
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五衰之等惟
父与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為五則祖与嫡孫皆蕃以

五為九則高曾曾玄為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為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其不曰五為七者服數盡于五也雖然高為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為期則曾宜大功以祖期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為齊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禮齊衰三月章以為曾祖是曾亦齊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玄同為三月所以報也然高曾服同齊而曾玄總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為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三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之

則三以袒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已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為不廣于是執為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內宗有不足以贊帝堯之美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知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簡薄有甚于外人者然且疑之桓公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已之同族為九族而禮傳遂謂總以上恩所及妻

之父与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為不異族故礼
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帛通義如淳之徒皆以為父母妻
之族合則為三別則為九父之族別而四父五屬之內父
者子已女昆弟適人者母之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母之女
子已女之子適人者子昆弟母之女昆弟
与其妻之族別而二妻之父姓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
兄弟昏姻与頰弁之兄弟甥舅以為寔謂諸父兄弟者
父之族諸舅諸甥者母之族而昏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
伐木詩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頰弁
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為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王族
刺平之詩而以為弃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而以為

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此譬
遠弃親族而謂他人為父母昆弟耳戚戚兄弟莫遠具尔
非他人也協比其鄰豈其鄰在族哉况在尔雅內宗曰族
母妻之族曰党父可以為党而妻与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
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
聚合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
以族此虐王之末政也堯親舜叙惟病施之不博然亦
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
張晏之徒猶以為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表紹
之言五宗匡衡韋玄成所言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

子言六位老氏班固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
父母兄弟夫婦故貫高曰人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
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濫誅無
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為惜而如淳者猶以
為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黜布不及蚡也玄之駁之
亦可謂明也矣異姓之服不過于總總不廢昏而士昏礼
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則亦父已子之昆弟而已
大功惟不嫁娶妻党豈妨于昏送哉

百姓

蘇氏書傳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

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熊朋來曰尚書言百姓者堯典禹謨湯誥盤庚泰誓酒誥
君奭呂刑注者或以為百官或以為民孔傳多言百官獨
于泰誓百姓有過百姓懍懍專指為民呂刑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註云百官下文在今爾安百姓為上經有兆民賴
之之語總言百姓兆民然上註既作百官此非謂百姓為
兆民蓋兼官與民而言蔡傳首改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不用百官之說直以為民然下經別言黎民于變時雍
故蔡傳以百姓為畿內之民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下經亦別言民湯誥萬方百姓孔

詩群黎百姓編為
爾德傳百姓百官
族姓也

傳作百官蔡傳作民盤庚歷告尔百姓于朕志孔傳謂百
官蔡傳以為畿内民庶百官族姓兼言之泰誓則孔蔡皆
作民君奭則商實百姓蔡氏以則商實為句百姓王人為
句却以百姓為百官著姓王人為王臣之微者蔡傳于尚
書百姓獨于此專指為百官吕刑兩言百姓蔡傳皆作民
然吕刑篇末王人明言百官族姓矣要知尚書所言百姓
多是百官古者德

顯始有姓未可尽改言民也

楊慎曰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然則
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
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

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
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
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
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称百姓昭明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有明其德而後能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
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
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于諸侯者哉舜典百姓如喪
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百姓有爵命者
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
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

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今而自為也至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則民庶之通稱爾

乃命羲和

金履祥曰朱子曰此所命蓋羲伯和伯下文分命其仲叔履祥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太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矣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熊朋來曰月有閏天無閏欲知月之有閏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欲知天之無閏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期者如上年冬至起至下年冬至上年立春起至下年立春其間相去皆是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與周天度數相應曰六旬有六日舉成數也天雖無閏而月則有閏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約三十二月一閏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三年不置閏則春一月入夏上年一月入下年三失閏則春皆作夏十二失閏則上年皆作下年所以定時成歲不可無閏月在其閏天雖無閏月之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則可見也月之有閏天之無閏並行

而不相悖只克典二句盡之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上下年節氣相直不以閏年而加多不以無閏而減少天未嘗知有閏也故公羊于文六年閏月不告月之傳曰天無是月也

舜讓于德弗嗣

金履祥曰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與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

肆類于上帝

方回曰肆類于上帝注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

天及五帝正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回謂人主自有祭天之禮因他事及出征大哉告天則謂之類非正祭也上帝之為天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言之謂之天專以天之主宰之人言之謂之帝孔安國謂告天及五帝則一天之外又有五帝竊恐非也朱文公所以疑書傳非安國之筆也漢書郊祀志引書及孝經此語師古註類于上帝曰上帝天也此言簡而當至注孝經上帝則曰上帝太微五帝也以文王配五帝未之聞也

又曰正義于書類于上帝有曰周禮司服于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此二句正義疑鄭之非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鄭意亦當然矣或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神恐不當尊之與上帝並稱古之有天下者曰三皇曰五帝又曰王故取乎世人至尊之稱謂天皇天謂帝上帝君之也主之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神亦天之臣也恐不當稱為帝月今天帝五人帝五人臣皆非帝王時書呂不韋之所撰家語亦非孔門的傳皆未可信

象以典刑

程大昌曰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搔嬰共艾畢對對履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韋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

其衣犯黷者以墨蒙其黷象而畫之犯宮者靡犯大辟者
布衣無領凡此數說皆謂別異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致于
用刑此遠古而為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時不殺不辜爾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
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
已無所事于刀鋸斧鉞也苟況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別
援古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為治邪則人
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
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
舜復出不能易也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

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真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
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
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
則椽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
遂至于濞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
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
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况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有流鞭
扑撻若謂象刑止于示辱則是示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
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扑撻為是何其不倫
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

畏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于門戶者諭刑罪于邦國者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之相值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莽者知畏而預為之辟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策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謂衣冠之為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寔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玄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

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憲之外設使其制誠當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并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旦舂也本非正在五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深綦嚴密無不曲盡而槩謂示恥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黃震曰此章即堯嘗授舜之辭舜申之以授禹而加詳焉

耳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于允執厥中之上蓋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于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授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于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防警之使勿至于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于帝堯永終數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正反相因章首該貫蓋舜以始初所得于堯之訓戒并平日所嘗用力于堯之訓戒而自得之者盡以授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于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捨本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

甚者單撫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嘗述朱文公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者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于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驗于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于此

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
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乎理而皆無過不及之偏者也禪
學源于莊列滑稽戲劇肆無忌憚之語悞理之形彼醜謬
而凡聖賢經傳之言理者皆害己之具也故以理為障而
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此蓋不欲言理為此遁
辭付之不可究詰云耳聖賢之學由一心而達之天下國
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越
宇宙有不期而同何傳之云縱以舜之授禹有人心道心
之說可曰傳心若堯之授舜止言執中未嘗言及于心也
又安得以傳心言哉俗說漫漶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

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

禹貢

金履祥曰按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于此而于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于九州獨冀州載修治之辭于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某水既道既從某澤既豬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後次第不盡見于此矣而謂于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叙九州以經之總叙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莫山川濬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叙于後則列山川叙原委總成功定封建

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備具蓋可想也而其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者而尤可見禹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也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叙所以先于刊定諸山總叙所以先于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功之中也孔子所謂尽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叙所以定川澤辨厥土等田制總叙所以有導川則壤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河患鑿阻濬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

畝疏其溝澮以遠于川所謂畝澮者即田間之畝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最為周密至于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乂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叙之浮于某水達于浮水總叙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天既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功耶曰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即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洪水之變多在水潦既降之後秋水時至之節而禹之疏鑿則在其間

水泉縮退霜降水涸之日爾或曰禹之治水固先冀都而
充青徐揚次第先及何也曰朱子有言洪水之患河為大
禹之用功于河為多且以後世蓋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
西被梁楚南溢淮泗宋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
後尤甚遂分為南北清河而南清河遂并泗水以入淮而
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充青徐之境也緬想神禹導河
載壺口治梁岐闢龍門疏砥柱淤大陸播為九河使之北
流醜為涕潔使之東殺又通于荷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泄
是以冀充青徐次第皆平至於揚荆則以江漢下流水澤
所聚而揚為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先及豫雖近河而自太

華穀函以東至於鞏連山以為之限但榮荷在其東偏耳
河既導則伊洛不勞而入梁雍諸水方源計不甚用功所
以獨後乃若正疆理物土宜定平北濬畝澮經貢賦同風
化則無間也或者又曰古今有變更山川無消長而禹貢
地理有與今日不同者何也曰是固不同也有人力之變
者汴之通河淮潛之通江漢是也有名號之變者九江洞
庭之異名敷淺匡廬之異號外方陸渾之異稱諸若此類
多有不可究詰者是也但江漢同歸而分為中壯彭蠡諸
水而指為漢匯此則尤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辨之矣抑蓋
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涕涸而淤而冀充青豫徐

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淪而為小海碣石陷
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
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
見其消長遂以為古今有定形尔山与土石且有消長而
况水乎晋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
銜螺蚌之殼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帶謂必昔之海濱今東
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晋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
東海千里而遙者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
間即河日边山日長石日凝盖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
人尚可考見之理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迂者朝菌不知

晦朔夏禹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理古今之
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变迁謂長若河碣之比耶或曰
條列之說如之何曰予嘗疏于前矣王鄭分每章為條每
段為列可尔若指為山勢之脈絡恐未然也夫天地常形
固相為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脈絡若以脈絡之可
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為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
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湖諸源之所出即崑崙
尔崑崙之山綿亘糾謬句連盤錯其南為岷山而岷山最
大其東北為積石諸峰其東為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
北諸山尤為綿互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

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河渭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為湟水星海青海以至語臺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為北岳以至太行是為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所城皇屋皆其羣峰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寇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為五閔之險以至營平而為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朱圉鳥鼠諸隴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

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為終南屹為太華東北為穀陝東南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為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為蟠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即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蟠冢正謂其岡岫綿亘尔又東則為荆山内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蟠冢以西之脉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庐阜其嶺之東

出者又為表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尽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互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与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為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濬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有五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天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

則外薄所至而徑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也故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率一而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率兩而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尽出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甸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

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于是道里始迂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徑曰數之法始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故折矩以為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為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于山川迂回之處与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寔大率句三股四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尽外薄之遠其計

道里又但以人迹為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十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于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候所到尽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者又曰真在九州為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弃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真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為窮漠所以真賦為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為幽并其廣可知薰堯都平陽雖曰在真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于今地理

三百七十五里正古斜七于古蓋二百六十餘里可則是
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
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為王
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為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
里總為千里爾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
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為荒服先
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
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
地而為長短者蓋諸侯之分時以為朝貢之限制亦有在
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

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為限制之經于中固必有通
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于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厥賦貞

蘇軾曰真正也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非其
正也此田中下賦亦中下

浮于淮泗達于河蘇軾

自淮泗入河必通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
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攷之不詳而已謹按前
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処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尔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皆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

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濶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涇屬渭汭

黃震曰古注謂水內為汭諸儒皆從之蔡解獨以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于涇愚按若如古說涇入于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澧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

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澧水之同孰從孰同邪且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說也

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

汭皆水內此川名

五百里侯服

方曰曰堯都冀州蕪後來幽薊營州其地極廣其曰五百里甸服則納總納錙納秸納米納粟四面各五百里共為千里皆畿甸一人之所自取自用五百里侯服則百里米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孔安國傳說得大繆百里米則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則曰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諸侯則曰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其訓侯服則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曰窳謂此傳何故不以侯為諸侯而謂之斥侯無是理也近見吾州婺源王大監炎晦叔書解百里米者侯服五百里近甸

服一百里之內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二百里男邦乃公侯伯子男之男也其外三百里為諸侯則公侯伯子之國也堯舜禹河北建都三而不同千里之內無采邑四面五百里之外以一百里為采邑二百里為男邦三百里為諸侯真得強幹弱枝之道如鄭玄解王制乃謂天子之果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以為夏制周制未聞同素所不信孟子正義引此語同嘗闢之矣以禹貢甸服侯服參考初無此制鄭玄妄也孔安國之傳偽也漢高祖定都關中西巴蜀北隴西上郡北地未嘗以封諸侯王其王者皆在函谷關武關之東以關西制關東猶堯舜以一河北冀州制河南數十百侯服也咸建五長禹言之而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足知堯舜禹畿內千里無采邑鄭玄之徒附會王制不足信也漢關中不以封暗合堯舜禹之制云金履祥曰采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則千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浸弱

大戰于甘

金履祥曰或曰古今言治者莫盛于唐虞三代然攷之三代自禹傳啟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畿相帝弒隕絕

四十年而少康始中興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
傳而太甲幾墜沃丁以後比九世亂何患蕩震轉徙不常
西略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又幾何世紂遂
亂亡周自文武成康以後昭王即有南征之禍穆王尤甚
幸沒祗宮夷衰局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
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何也履
祥應之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
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與後世不同爾不謂其暴
君亂主之威無也夫以漢視三代光武明章視禹啟文武
成康可謂砥礪之與美玉光武漢法奮防尚未及復其紀

綱天下之具可謂疎矣然以其起自諸生側席幽人而明
帝興季崇教嗇雍持老故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
繼作宦戚專政而政亂于上俗清于下其民安于耕桑其
士大夫厉于名節其故家遺俗閑于禮法其姦雄之人悞
于名義東漢犹然況三代之世至人代作有井田以業民
生有封建以定民至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
有詩樂以陶民風有教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以卒搖
化深而不可以卒變雖復有太康等比不善繼之君然所
謂政亂于上俗清于下者當必十百倍于東漢矣故三代
之亂猶日之有雲陰雨露而不害其為晝後世之治猶夜

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為夜此古今之分也

仲康

黃震曰林氏謂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徂征掌六師以振其兵權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邪愚按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齊太康而立其弟豈待太康之崩邪近世燭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士龙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羿拒太康掘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具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于洛汭不在旧邦不為羿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況使其子澆侵相于河南相迂于帝丘後

竟滅之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于河五弟御其母以從之說合林說雖免羿假王命以異己之嫌又不若薛說之為辯

金履祥曰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康畋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徙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紆兄也不然叔出于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

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故号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继立于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卒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遐弃厥司旅拒厥邑盖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与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于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独羲和以不臣受征然則夫子于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

侯之為王室倚重矣

王徂桐宮 羅泌

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陰爾古者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父母之喪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廢是故繁務之來有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志委之矣聽于冢宰豈惟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主以上卿為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莫之行則其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事伊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于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

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復自用而不可
以順導矣故尹于是因其諱陰營宮于桐俾之密迹先王
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
之謂尔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
亳是起復之例尔然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嗣王其事亦
已明矣自漢羣儒以淺見昧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
將廢昌邑告於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
廢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為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
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孝而投之延年循俗無
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為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

又考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
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
哉且以復甲也則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
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寇利居成功尹之
心豈將利其私哉子固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
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尔雖然尹之迹為有愧
而心無愧矣

自周有終

金履祥曰自周當作自君君字篆文似周故誤作周

高宗彤日

金履祥曰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已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述高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傳說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休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号称者而此曰高宗彤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于釋也夏曰復昨商曰彤周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釋祭之餘也釋之于廟門之外

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釋于高宗之廟而有雉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

西伯戡黎

金履祥曰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迂以文王伐耆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傳注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

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
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邠伐崇伐密須矣而
奚独难于伐黎盖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
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則西諸侯之
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閼河
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
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尔文王固未嘗有
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
至德独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為之誠如是
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

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為至德昔
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况
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
此及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
南薛季危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盖武王也昔者商
紂為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覲政于商則戡黎
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
覲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陷
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盖以
其辭氣覲之居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

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一時王季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旧矣非時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

羅泌

賢者以一身為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于天下後世而姦人倍叛得以逋其誣而資口實真可謂不幸矣微子紂之庶兄也其去商也蓋以紂錯天命墊亡將至而將不免者于是不忍坐視其敗不得已而去之故孔子曰殷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所之而說者乃以為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數諫不入乃与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于以諫死箕子奴而後商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以奔周武于是乘

以東伐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為太師庇少師疆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于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氏古史遂正以為商紂之亂微子即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奔出狂吾家耄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吾行者特欲二子之一言健其去尔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遜于荒者亦但如盤庚之出遜荒野以自免于刑戮而已矣何必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

箕比微子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与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即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子固恐一旦溘先修夜則無以告先王而欲各尽其忠以自獻者顧恐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天屬挾彛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覲成敗賣宗戚此項伯之所以為利鄉里有好者有所不為而謂仁者為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于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武王豈冒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祥之器以趨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

貽戮曷補于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甚愚有不為而謂微子為之乎方商阽危微為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為仁若弃商而歸周則為叛謂仁人者決不叛君親于危迫之際而叛君親于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冰炭之相及也況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許子而縛銜璧衰絰與櫬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既滅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商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遜去者特以全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尔及紂不悅箕奴比死武一卒而踏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于間也何以見之微子武庚尊卑矣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矣而呂尚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舍長立幼弃矣而植不肖以遺後日之憂哉蓋武之克商急于人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即武庚而立之未暇于微子也及失武庚已國微子始見于是乃被而復之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而縛銜璧曷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迂史本紀以為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于是

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狎狂為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于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決季者折衷于孔子之言而已矣

金履祥曰吾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至矣其于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合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

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弃君親而求為後之遠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紂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與觀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而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矣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羸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頌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

其于紂放廢之而已矣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
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
面縛衝壁衰絰與襯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
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襯使奉有殷之祀亦
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
干之墓百尔恩礼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
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
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尔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蹠謬已乎
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
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囚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
春論為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
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
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
已而願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矣之論
故予不可以不辯

武成日月

熊朋來曰武成錯簡先儒辨正者不一今姑以蔡本讀之
其間日月愚猶疑為一月壬辰旁死魄孔氏謂一月周之
正月旁死魄正月初二日也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則
謂武王以初三日起程若癸巳是正月初三日則尚書自
有通例只合曰紂生明正不必書癸巳若書癸巳則合曰
癸巳朏不合但言越翼日癸巳此可疑一也二月閏二月
三月四月淹久在高此可疑二也以癸巳起程至戊午二
十六日又五日癸亥又一日甲子師行日三十里于理可
通丁未之後又三日庚戌自癸巳至庚午本只七十八日

然正月初三癸巳起程則二月初四甲子只在三月中旬
有丁未庚戌與四月哉生明之後不合故釋經者疑二月
有旬則四月中旬再遇丁未庚戌自正月初三癸巳至第
二次庚戌為一百三十八日克商之後逗遛日久乃歸沛
公欲留楚樊噲輩猶能勸以還軍豈武王反出其下或云
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則魄蘇矣故上饒謝氏疑壬辰為正
月二十九日癸巳為二月朔戊午師逾孟津舊作正月二
十八日者為二月二十六日甲子誓于牧野旧作二月初
四日者為三月初三日旧說二月辛酉朔閏二月庚寅朔
三月庚申朔四月巳丑朔哉生明在辛卯日既生魄在乙
巳日四月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不當生魄在丁未
庚戌之後以謝說無閏則二月癸巳朔三月癸亥朔初二
日甲子四月壬辰朔哉生明在甲午日既生魄在十七日
戊申前一日為丁未後二日為庚戌所以吳氏謂廟四月
哉生明當次弟姓說服之下既生魄至其承厥志當次示
天下弗服之下蔡傳亦以丁未次受命于周皆欲改既生
魄在丁未庚戌之前如謝說則丁未在既生魄之前只有
庚戌在既生魄之後但取癸巳起程至癸亥陳于商郊甲
子會于牧野至甲子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往迴皆三
十一日無在商淹久之疑二月癸巳朔起程無破例書日

不書哉生明之疑然亦未敢尽信者以秦誓一月戊午證之如謝說則戊午不在一月此猶可曰序文不足信又以國語二月癸亥證之如謝說則癸亥不在二月國語注出于虞翻韋昭之徒所言日月多附會書注然所謂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乃左氏正文又似未可輕改終無以釋癸巳不書哉生明及在商淹久之疑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熊朋來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如天乃錫王勇智之錫湯武征伐皆稱天胤征呂刑亦託辭于天尚書言必稱天此其常也癡愚之人遂謂禹治水至洛得龜書為天以此

錫之以龜書異如詞入言之則可而不可用于解經孔子于河圖洛書但言聖人則之非天以此方送羲禹也或謂九疇中龜書該幾字皆惑于天錫禹之語不思易中兼有河圖洛書參伍錯綜即是洛書若專謂易為河圖範為洛書真俗儒之言也

王禕洛書辨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至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

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至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

于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于其位也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数也皆白文而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于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于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陰與偶乎夫其為陽與

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乃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乃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

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于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乃心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

數乃心于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
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
者不亦既踈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
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
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
極備于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
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于陰陽奇
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牽
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
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于

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
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
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
五數並列于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
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絲陞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
首五行而五水首于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彙
倫之所為數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
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彙倫所為叙也彙
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元出于天絲逆水
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高順水性地平天成故

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絲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
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
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
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
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
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
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鯀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
可矣奚必以絲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
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
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

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高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
為不刊之經豈有詭吳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撰春秋緯文
有云何以通軋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
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至人但言圖
書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
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大而出誠亦怪妄
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歛若之天書也豈
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
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
也于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心河出圖洛出書

圣人則之者死圣人之言欤吾以圣人之言而断圣人之
經其有弗信者欤刘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
世而河南程子亦謂圣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
知孔安国刘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
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
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
于是矣是故朱子于易孝啟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
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列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
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
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

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
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
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
數合而有屬者也二在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
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
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在
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
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心于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
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
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

之數故三与七对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与六对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說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為則就不能不盛于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垂弗之信而頌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允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為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曰玉省惟歲一章

蘇軾曰此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在此當在五曰曆數之後

黃震曰九疇皆有演辭而五紀獨無之自玉省惟歲至月之從星一章正叙五紀之說而于庶徵無闕移此置彼文義方順

我之弗辟

黃震曰古註辟法也蔡氏本鄭成康音辟為避謂管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成王迎公西歸管蔡惧而反成王始命公出東征所以明周公之心善矣但世遠恐難質言爾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後再出東征

之次第若居東止是避流言則罪人斯得亦不当即纏于
居東二年之下鄭氏于七月訪序周公遭變亦注云管蔡
流言辟居東都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愚
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也不知鄭氏何拠而有此說
若依古法以辟為法辟之辟則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
于商正與此辟字同

梓材

金履祥曰按梓材之篇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為
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
為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
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
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語似洛誥之文朱
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語乃人臣告君之
語亦朱子意也愚嘗攷之梓材一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
以為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
說也夫宅洛之事其總叙見于君誥曰三月惟丙午臚云

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高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叙即康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氏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叙也朱子亦嘗以為然夫蘇氏既以康誥之叙為洛誥之叙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為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叙冠梓材之首合為一書豈不昭然明白

也哉然則篇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為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紀梓材之本意然既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王曰之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列而今文古文躐于召誥之前繼于康誥酒誥之後故其叙誤冠于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于酒誥之尾是叙也蘇氏知其不可冠于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

苗後之文非咸勤誥治之事而梓材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辭意亦無不脗合焉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為宮室晝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夫將其徒衆以受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氏和見士于周也周公成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夫以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役于王室者為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于大夫以其臣上通意于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夫以厥臣達王

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車與大役則司徒率徒車司空晝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即三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即三卿之副也周公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虐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虐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于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亦服役于其下故凡往日奸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為

公家之事而並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与此大役服勞王事昏与赦除同于良民故曰肆往奸兇殺人厯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当承流則又述王啟矣監之言在于為民不在于厉虐故曰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與役動中孤寡之人無所与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若晋師之歸老疾句踐及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于春橐之類盖供樵爨之役于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至于局如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為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

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為咸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鑿罔攸辟結之宅路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即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為喻自此以下既字為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迂洛之议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為四方朝貢道里之功故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火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武典集庶邦丕享一為殷民密迓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

用和懌先後述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
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
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為國
家長久之計者亦無出于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
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國家營洛之事總叙于召誥而又各
自為書各自有叙其後係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
者則名多士命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
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意者周
書當有兩大誥前大誥尔多邦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
又一大誥也前既名大誥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
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語名之尔今以後大誥之叙逸
在康誥後乃誥之文名為梓材者合為一篇以既前指之
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旧云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陳氏櫟曰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在後治洛之可
祭告文武及命公也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時日唐孔
氏推之謂此岁三月丙午朏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
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其言良是上言逸
祝冊告文武之冊也下言作冊逸誥命周公之冊也重其
事故既廟祭而冊祝先生又因廟祭而冊命周公也前言

戊辰而結以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為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十二月為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紀載倒文法也

微子之命

羅泌

武王既勝商殺紂即武康而立之夫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他日之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于周公乃使管蔡二叔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尔土地人民皆我之有固非利其困而欲之如宇文之于蕭氏也及武康之作難三監淮夷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于是濯往龜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康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兄子微子啓夫以微子之矣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旧都民之被其澤

者固未忘也使微子而非人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疑非周矣而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不少為疑而宋之臣人卒以安堵非聖人之感德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于矣而不在于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為心豈不大可慙哉

吳澂東西周辯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考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鬲于邾鄆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洹水東灋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邾鄆于今為河南又營灋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于今為洛陽自武王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廢宜臼申侯以鄙及犬戎入寇殺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畏犬戎之逼去鎬而遷東都平王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王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

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及踰半暮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掘王城四面土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党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之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于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鎡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

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親以上皆在東周郝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旧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公設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赧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于豎狐之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于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鎡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

者必于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一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不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卽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

國策編題者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公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于東赧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庶謂西周正統不立後于東周升之為首卷于西著王世次于東著公世次蓋因卽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為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為疎是未嘗考于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王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解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為秦已四百年于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征都于彼哉高誘注

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
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邾邾屬河南為
東周殊不知此昔時所謂東周也于斯時則名西周矣斯
時之西周與鎬京知邾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与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于國策其用心
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
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
周辨

五經同異中

東吳 顧炎武 寧人

幽詩

黃氏日抄曰鄭氏以殆及公子同婦以上為幽風以介眉
壽以上為幽雅万壽無疆以上為幽頌周禮籥章逆著迎
寒歛幽詩祈年于田祖歛幽雅祭蜡則歛幽頌故鄭氏之
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籥章所謂幽詩以鼓
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歛竽笙壎籥簫篪篥管春
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
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

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
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噐和声有不同尔
至晦菴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
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
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于今為刺幽王之詩
噫嘻諸詩于今為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為幽若如
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于戎狄之
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邪惟前一說謂吹幽之
声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攷訂精矣

鼓瑟吹笙

熊朋來曰鹿鳴首章鼓瑟吹笙鼓簧如正車鄰以鼓
瑟鼓簧对言之古者堂上樂受笙均瑟与笙有相闕者鄉
飲未合樂之前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其初以
以瑟歌鹿鳴之三然後笙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由
康之三此時所用樂噐惟瑟与笙而已至合樂歌周南召
南始中声俱作故鹿鳴惟言瑟与笙歌鹿鳴時未有他樂
也

笙磬同音

熊朋來曰鼓鍾之卒章鼓瑟鼓琴之下時言笙磬同音何也此詩人妙遠音樂而後能為此詩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于笙之證也鼗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鼗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笛受均于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鍾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奉笙磬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合詩語之妙如此鼓鍾未必刺詩也

文王

熊朋來曰文王之詩專言周之興可也乃以周與商並言如曰周雖旧邦其命維新則又曰命之不易有虞殷自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又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言周有天命而商亦嘗有天命也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言周有孫子商亦非無孫子也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殷士膚敏言周有多士商亦非無人也常情于勝國必抑彼揚己欲人知彼所以亡己所以與周家忠厚之至于其子孫士大夫待之以不薄宜其卜世卜年之永歌此詩以祀文王足以得文王之心矣呂

氏春秋謂周公作此詩非周公不能及此

姜嫄簡狄

洪迈容齋隨筆曰毛公註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之句曰從于高辛帝而見于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与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相也祀郊禱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胤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于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

五經同異中

五

妄先矣辭而闢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記不取履跡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按漢書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為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祿祥豕鳥墮卵知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為之不待辨而明矣

春秋褒貶之例

呂大圭論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于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抵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主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石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曰者有不曰者葬宜書曰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

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
有以名稱爵号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杜之蔑之盟不日
則曰其盟諭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諭之者為
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
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
乎公子益師卒不曰左氏曰公不与小斂也然公孫敖卒
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与小斂也
明矣又何以書曰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疆亦
遠矣又何以書曰乎穀梁曰不曰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
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曰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

則曰不及時而曰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曰慢葬也過時而
曰隱之也過時而不曰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曰正也
當時而曰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曰直指齊桓公而言當
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
矣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曰有何可隱乎宋穆公之曰葬
又有何患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
日月為褒貶乎至于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
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合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
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合賵咎在
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

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
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
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
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
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
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
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
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
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外夷也夫中
國而外夷則外夷之可也外夷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

人作經本以辨內外之分而顧乃進外夷而退中國乎若
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悞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
以名稱爵号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
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
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迂戎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
冰雪彗孛蝻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
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
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
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

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圣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抑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号從其名稱爵号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与某在河褒而旧史但著其名某与某在所貶而旧史但著其字則圣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与字而後著之于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号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日月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号之異同而知其事实則固有之矣非圣人因以是為褒貶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終閱三時而大功屢

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蟧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灾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帥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还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盖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與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外夷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盖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康辰大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

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灾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灾餘之
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庫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
為無備丙午及荀庫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
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鴟澤戊寅及陳袁侨盟則有
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曰
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
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
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
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
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

子于以見外夷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犹不
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
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
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
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其楚之
臣亦書名于以見外國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
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
非礼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
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于釐蔡先衛伐鄭則
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

班也出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
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于以見霸者為政皆以私意為
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名
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夏國會霸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
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
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圣人持以是為褒貶
也孝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圣人褒貶之意則窒
礙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乃何所
不至正恐非圣人明白正大之心尔孝者之觀春秋必先
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与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

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
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摭旧史尔
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
例有圣人之特筆有曰則書曰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
稱爵號從其爵號与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
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
事实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
示為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
此文之旧文也加王焉是圣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
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圣人削之也晉侯君

王見于傳者之所載而圣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
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圣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
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
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
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号書之曰子
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
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圣人之特筆也故曰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盖用達例
無加損者圣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昭其是紀者圣人之
精義達例所書非必圣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

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圣人不能与此
孝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為春秋之達例孰為圣人之特筆
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考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
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樂微所謂明分義
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于
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
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
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心所以明父子之恩縶
羆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
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為攝而圣人書

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圣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水踰年而圣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之弑既歸獄于趙穿而圣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掩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柩而圣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与盟也溴梁之會諸侯或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地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于三者之外矣孝者六觀春秋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爵号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闕于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解之矣何以為春秋

黃氏日抄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叔于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志此其為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與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迁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名有稱号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

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以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洵遠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為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于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隨万變而不齊後世法史深刻始于勅律

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犹羞用之果誰為春秋先立例而
圣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
逆詐億不信之以愚故私撥先儒之外褒貶凡例而說春
秋者集錄之

又曰夾潔鄭氏漁仲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晦
菴先生曰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
賤霸而已圣人先明正大不致以一二字加褒貶于人
不
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子然自見又曰目前朝報尚不知
朝廷之意況千百載之下而遂推千百載上圣人之意
又曰徂徠石氏曰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

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必純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取
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
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
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盟則先宋征伐
首主兵者而甌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
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去天
以示其非

又曰愚按晦菴先生嘗云圣人欲率天下以尊者晉且謂
楚在春秋時非桓文過之則周室必為所并此蓋尚論其
世者也圣人能与世推移世變無窮圣人之救其變者亦

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強故其始抑諸侯以尊王室
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
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為尊王地也圣人隨時救世
之心如此而世儒乃勤之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所
以繁多至人書法甚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
其繁多宜褒貶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
之世而求至人之心則思過半矣

唐順之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正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
生殺之權一出于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
之敢作好惡作威福也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
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
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于天子而私會
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
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于天子
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
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于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

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于天子而後行之侵伐者天子之禮也其不出于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有其罪必請于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于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或有彼善于此者要之無義戰盟会有解備有因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于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復諫有借以說于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于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于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向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必為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人與其為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為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

殺其大夫也以其故至于盟戰侵伐亦是皆無益于春秋也而徒為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收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為殆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為而莫之歸也其為漸也甚矣故臣子至于推刃于其君父而春秋書其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辯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于自大夫出無道而至于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于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及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溼浴之外声教阻絕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一不出于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声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蓼蕭湛露是諸侯之会同于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于天子者

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討亡而春秋作討未亡天子之權存討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討亡之後雖一曰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于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于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于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与魯接者則

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盟朋孤偃趙衰之勳且矣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乘驥荀偃高厚卒閔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

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鞏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為人為貶彼鷹犬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也邪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為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為不繫乎其大夫是以始終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為貶則者音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邪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寔執之矣墮即書墮費考圍成弗克考竊寔玉大弓考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為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即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于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為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

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于主人也
叔之散臣悖于主叔之聚臣疑于主故較利害則叔之散
而交鬪猶不若叔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叔之
聚而疑主猶不若叔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
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
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為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
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
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會盟擅侵伐者
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約而已未有率中國而聽於一人
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叔未有所屬也桓
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王帛相率而走于
其庭天子黼黻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
亦偃然受諸侯之朝于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
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
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
臣僕于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
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接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
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于某盟于
某是聖人以諸侯後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
已尽折而入于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

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叔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爭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如禮樂征伐之出于桓文也其為道即其為無道邪桓文之戰其為義耶其為無義耶使桓文而誠于勤王誠于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務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為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為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睪宋為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命之心而文至于請隧以葬此其去向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于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而

春秋者顯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辯何也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為姬文師困于江漢之間而大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問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為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新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辭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迂于夷儀城是

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
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女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
則其躡躅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沮文也沒而
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
書荆入蔡此霸之末也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
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
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
于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
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于召陵文執表裏山河
之因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

而遂能克楚于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
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讎秦自殺之
役而秦晉相讎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合狐戰河曲積
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
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于略遠故晉霸
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
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蚤首之雄耳而遠交
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
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殺矣書
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于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

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犹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尽得諸侯而犹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盖諸侯犹揣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役交見于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于齊晉者尽在楚矣中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于晉則是諸侯甘心為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于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于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邾入邾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日禮樂征伐是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斯人之叔以資敵是負鷹鷂之搏而繫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于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党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于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于臣疑其主而莫之恠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罪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

曰者是則春秋所誅者止于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允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元年春王正月

楊龜山答胡康侯書曰劉質夫受經于明道伊川之內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其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闢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為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

為冬至其辰為尹三代各執一統明三統常合而造為首
周環五行之道也周執天統以時言也商執地統以辰言
也夏執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謂春秋
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
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
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為災其周十月乃
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定子丑
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
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元年

呂東萊祖謙春秋傳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
訓也年記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
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殆欲深求經
旨而及淺之也彼竊意因旧稱則不待聖人之筆創新例
然後見聖人之功于是謂一為元之論出為抑不知天地
之間名教声形無元至理聖人亦何所加損哉特奉以示
之而已

吳萊論曰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出于战国秦漢
之間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

而秦文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
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
元也明秦魏之如稱王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
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
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又曰為國君
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
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于
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特為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
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始待其明年告廟之決乃次第
以書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
年則又繫于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
官紀述之常体尔

春王正月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于答顏淵問為邦者然
也至于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
史所書三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
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紊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
皆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
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

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然況春秋乎證于左
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
月乃可書春尔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中冬
狩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
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若夏正春正月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吳而書
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為證成元
年春
二月無冰穀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
何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注曰周二月建丑之月夏
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于寒之中又加甚常年
過此無冰終無復冰矣定元年冬十月
隕霜殺莠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

不為吳而亦無莠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豳訪周禮
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于子即為春陰生于午
即為秋季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于傳而經無
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傳言
之正月辛亥至朔同日左傳欲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證者經書九月
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
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
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日即正月辛亥朔魯聞晉難必在
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

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
六月巳卯朔大七月巳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
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
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數至甲午晉園上陽
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
月戊申朔數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諒八十八日故以十
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
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逼閏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
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
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日月參考可無疑矣

或謂昭二十年巳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巳丑朔日南至自
僖五年至朔同日為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法以為夫
閏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
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
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自二月巳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為巳丑
者八退小尽八箇月自壬午去巳丑恰退八日經傳互證
相同觀僖五年左氏日南至之書即孟獻子所謂正月日
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之對即孟獻子所謂七月
日至也冬日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

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趙防曰春秋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于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于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

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就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王之義備矣

又曰夫子荅顏淵為邦之問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率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天國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文以桓文而斥吳楚哉

林懋和曰周正建子改時與月孔子作春秋首書曰春王

正月者從周制也當時傳春秋者三家見而知之則左丘明也或見或聞而知之則子夏門人公羊高穀梁赤也傳數百年不聞吳說迨至宋儒始出胸臆以為周正建子者非改時與月也惟是元年之紀自子月始夫子作春秋志行夏時乃以魯史子月年始書于夏正建寅之月垂法萬世其在周人則初未嘗改仲冬為春十二月為正月也此一說也或者又以周正建子即正月也其既月明矣惟時仍為仲冬未嘗改也夫子志行夏時故加春于王者以夏時冠周月假天時以立義示後世之可行也曰王正月者以周正紀魯事示無位不敢自專也此又一說也嗣後

諸家各伸其喙網羅易書詩禮月令之文與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紀允可以為吾夫子行夏時之徵者罔不獵微敷隱不憚牽合至于經傳齟齬物時差互不能曲通者則直指以為左氏之誣漢儒之謬槩率而盡廢之其言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按漢書太初曆志上推太甲即位元年得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而引書序伊訓以證之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茲有牧方明謂以冬至越蒞祀先王以配上帝抑此則知商書所稱十有二月乙丑朔者即夏時之子月其稱越蒞祀先王以配

上帝者即以其月朔旦冬至郊祀上帝与汲冢周書謂三代雖改正吳械以垂三統至于巡狩祭享犹自夏焉者其说不約而同宋儒殊未深究乃謂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指為建丑以為不易月之證義則疏矣又曰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按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又後十一年乃崩沙丘迄無元年冬十月之文至二世三年子嬰立漢高帝入咸陽始書曰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不書冬也漢書則書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兵至霸上天文志亦同但下又云五星聚于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宋劉敞注云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非也乃是秦之十月今七月日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秦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謂以十月為正月也設不改月而仍夏正則十月是娵紫之次其日月躔次柝木太白辰星附日而行遠不能一兩次當在壽星大火之間今日在柝木距東井一百二十餘度是太白辰星二星法不得遠日如是以同鎮星熒惑從歲星聚東井也惟是亥為正月則順數至酉得秦冬十月乃今之七月也其月日躔當在鶉尾距東井三十餘度故太白辰星得從歲

星也是知五星以秦之冬十月聚東井耳非夏時建亥之
十月也即此而推則知秦改亥月為正月明矣故史記曆
志云正以十月是其證也諸儒此之未證而遽指以為時
不易之證又何執

無駭帥師入極

東萊講義曰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
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
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
而不氏者革削之際固各有義至于卒而不書氏者獨隱
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為貶邪則是通春
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卒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
之殺適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
人之罪何為怨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
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

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師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
已著豈待闕其民然後為貶哉

隱公

東萊謂義曰隱公之世王章槩有存者統鄭爭政而莊公
俯就其左猶以王官為重也石厚欲定州吁而朝陳清覲
則猶以王覲為寃也伐宋名以不王則王賤猶共也討蔡
衛鄆名以不命王命則王事猶廢也祭仲論京不度則過
制之城猶未中也無駭卒始請族則世官之敝猶未遠也
魯鄭易田之訟閔二世而始成則猶难于專地也鄭不敢
具許而使大夫監之則猶疑于滅國也泰山之有妨則巡
狩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之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
也蓋隱公之元距平王之東遷四十九年矣弛廢失隊日

銷月鑠歷五十載可見者犹若是况東遷之初乎君子是以責平王之無志也

僭王書子

羅泌路史曰或曰越徐吳楚皆先王之族也春秋何貶焉

曰非貶也王非所以為稱也春秋書侯伯俱從其宣獨此四國則人之子之言春秋者

不知四國皆然乃以謂吳楚夷也故聖人取而稱子此大妄也夫聖人一視同仁夷亦人也何貶而况吳楚亦皆先王之後耶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土無二土而此四國嘗稱王矣華削之際于辭弗順故變之而曰子示不可重書一王非矣以信曰不志葬凡葬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齊有貶也

小白晉重耳必于其葬而後書齊桓公晉文公若書越徐

吳楚之君將何以為辭此不得而不子之非貶也春秋蠻夷雖大

曰子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左氏曰其葬僭夷獨四國之

宣十四年吳子先卒是矣葬僭執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聖人豈徒區區較其毫末

之僭春秋雖知祀小國且書卒葬獨四國不書知難乎其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若書楚王卒葬楚王則是與天王無異矣故必子之

書楚

羅泌路史曰春秋褒貶乎曰無之有進退乎曰無之然則奚以功曰善善惡惡善其善惡其惡直書其事而人自功矣進者不得不進因其進而進之于何褒退者不得不退因其退而退之于何貶曷嘗求夫徑之所以書者乎夷之曰盛乘之日微豈人所願哉徐之初也稱戎隱元盛而稱徐十六又盛而人之二僖又盛而子之昭楚之初也稱荆十來以盛而稱人三十既而楚矣又盛而人之元僖又盛而子之

二十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圣人豈有心于進之哉因其進而進之至于此也自王道衰諸侯僭一再降而政逮于大夫又再降而制歸于夷狄圣人豈有心于退之哉固其退而退之至于此也春秋徐初稱戎自稱徐不復見稱戎者山戎北戎皆稱別之蘇文定以為徐不稱人人者美文安人与子何美文之多哉五年一朝諸侯之于天子禮也天子于諸侯有聘而已諸侯而相朝聘誨信修睦豈有大小強弱之分哉周室東王政不綱于是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不聘故春秋書來朝者三十有六皆知祀曹滕之君未有一大國也來聘者三十有一皆晉宋齊秦之人無一小國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之朝楚者屢而楚

未嘗一朝魯其來聘也偃然既以大国自居而圣人亦因以大国書之矣晉宋齊秦亦然始其來聘進而人矣未名通也其再至也進而名矣未氏通也六文又至而名氏通一襄三十于是始与中国诸臣齊無別矣圣人之意豈不欲中国之盛而夷狄之退卻哉不得已也或曰慕義來也故進之是不然慕義周公明堂之盛率也荆之聘三成之元穆之元与邾敖之二載俱其熾盛之日時魯方弱有無礼而加我尔齊桓死晉文未起方僖公之盛際且甘心委質孟之會至不出而受其捷未幾而乞師伐齊取穀則魯之附楚久矣孰有慕義于莊公哉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

何孟春錄冬序錄曰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孝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秋其言曰事則桓文文則史義則其竊取之矣丘明以圣人筆削義隱于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显之具也丘明雖未必及登孔門如故記所云与孔同乘如周覲史然去至自是不遠所傳事有稽樞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是經者頌与左氏立異口說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春姑以一事誣之大者言之春秋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

使鄆子來朝僖公十四年明年季姬歸于鄆十五年左傳謂鄆季

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遇于防而始來朝而

公穀傳謂來朝者來請已也按傳本事徑來寧不書而後

書歸鄆見公欲絕鄆昏季姬與鄆子遇鄆子來朝而還之

也或致疑曰徑書歸于鄆是始嫁之文也前此不書鄆子

逆不書季姬歸是此時季姬與鄆子會猶未嫁也世之季

是徑者因是為之說曰僖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失為父

之道而亂男女之別致季姬與鄆子遇既當其意使來請

已而後歸于鄆也經于姬不係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歸

不言來逆已成于防之遇也其然乎此皆因疑設事以寔

公穀請已之文而不信左氏之說此後世莫須有之事也

而可以加大惡于人而以斷聖經之旨邪禮婦人謂嫁曰

歸傳曰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紀隱公

七年始嫁之文也重書歸于鄆莊公十年則以紀侯失國而

死紀季有鄆在齊叔姬于是乎歸奉其祀也亦謂之始嫁

之文可乎春秋書內女歸于某者四伯姬歸于紀隱公二年叔姬

歸於紀伯姬歸于杞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宋成公九年而止他

不盡書也紀伯姬之歸先書來逆紀叔姬杞伯姬宋伯姬

之歸先未嘗書來逆也也有書來逆者若莒慶來逆叔姬

之類不聞又書歸也內女之未嫁者不係之國春秋書伯

姬卒之類也僖公不有子叔姬乎紀子來朝請絕叔姬公
許之叔姬卒不言紀絕也文公十年然則不係之國謂皆內
女之未嫁者可乎齊昭姬大國之夫人因見執于其國始
書文十年鄭伯姬杞叔姬俱因其來歸書宣公十六年鄭伯
杞叔姬前此未嘗書某來逆某某歸于某也豈皆有已成
于遇之嫌乎而立異者乃以已意妄度而遂創為僖公不
父緦女擇配季姬以未嫁女出國會人淫當意屬請為
對之事污穢簡冊誣蟻人倫何其甚也歐陽永叔論春秋
事出久遠而傳乎二說當從其可信者經與傳二信左氏
不如信孔氏信在事也義隨事變經書事無始末而義未
易明者信公穀不如信左氏而世之孝是經者不信左氏
務立異以論經義千載之下去聖人者是其遠也而可以
得經義乎外史事而求經義世儒之論若是類也多矣經
義其可得乎是故春姑卒是誣之大者一事而言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羅泌路史曰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為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矣而死不以罪也迷于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于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权衡然一參一絜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柱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為討為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穀梁云治之死不以罪公羊諸侯之云稱國者君殺之辭得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其則是殺大夫矣是故

會聘蒞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
不當殺也明不當立不當致也猶立君致夫人而必書葵丘之會齊小白為載

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于春秋豈
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皆命於天子及其有罪

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
恣大夫之罪未登于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乘

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于國也皆奔而復入雖然書殺大夫
亦罔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

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
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皆由

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孔父仇牧荀息蓋遭篡逆力有

而及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賤者妄矣君豈得而字臣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國未有
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為君殺明矣亦未有申殺

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
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

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
以是知至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

氏之說而求之者秋至有夫子懷寇不去亂朝之語是膠
叔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

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至人豈有異于人乎哉昔者天

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故當
不義臣不可不爭于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躬丁衰季之代垂老作書
以示劝沮若治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
在其為孔子也且治在陳何寇之足懷哉史記比干見箕
子諫不聽而為
奴曰君有過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乃直言而死治之忠終
未比于干固不在宋子哀魯叔肝後于何貶且大夫生死
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之分也今
徒以名為罪是所書之大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特不
足登春秋爾願以為非罪耶晉
一日殺三卿而皆名不皆罪也 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
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于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
死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訛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為智

小謀大禍如發机至于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為不量力
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寧
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為明哲歟王鳳以
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死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
獄王嘉爭董矣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
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為人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
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陽處父
晉大傳
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 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
以為侵官固可知也 名教者昔范曄謂國下死節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
且不得以固為良史

吳萊孔子不貶季札論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于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矣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何為貶札矣者也本其辭因以生亂故至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矣兄弟亦知其矣嘗欲立以為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肖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矣苟不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

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變驟起于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戶之謀王僚之弑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于賊乎僅以老君傳授之次第藉口于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況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隕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

御于商見殺于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肖示太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肖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于讓季歷之矣武王之聖非皆出于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矣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美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其國蓋不于吾魯隱桓之際覲之乎

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祇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于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又曰春秋多變例至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云子以名著而季友為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矣而特書也若仲尼亦矣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

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于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于吳之來聘不主于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于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榘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于中國後日楚子之使遠器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始盛矣聖人果矣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于楚之寢盛故也又况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

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于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于是賤之雖聖人欲于是而稱其讓國之矣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羊則曰矣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矣者也春秋亦不以其矣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為善札矣而名所以成尊于上楚椒秦術名而非矣也將何以成其君乎是善吳之始通而復有聘矣札賤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之說強附他義且賤為非矣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五經同異下

東吳 顧炎武 寧人

三禮

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通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季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芻蕘乃其義說耳前此犹有三禮通禮季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犹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旧制廢罷儀禮而独存禮記之科紊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

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度文以供应卒至于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季臆断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声音清浊季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与一二季者考訂其說欲以仪礼為徑而取礼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礼者皆以附於本徑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写久之未成会蒙除用季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亦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其也欲望聖明特詔

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閱借礼樂諸書自行招致旧日季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与之居处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炒之費其抄写人乞即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俟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于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具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实季異時可為至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吳澄三礼叙錄曰仪礼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圣大戴小戴及刘氏别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

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于世禮經殘缺之餘
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
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孟罕傳習朱子考定
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且晚年欲成其
書于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稿將俟喪祭禮
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之闕典澄每伏讀而為
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
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
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一篇居
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

秋三經三傳初皆列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
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大傳文序文與經淆混不惟
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
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于易始因見氏本定為經
二篇傳十篇朱子于詩書各陰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真
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利
之臨漳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旧五經之中其未
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
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以儀禮為綱而各
疏其下脫稿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次不但如今稿本而已

若執稿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于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于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詩書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似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標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澄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其書夫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第

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紊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于地者蓋略包卒而無遺有訖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孝而上達多孝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俾吾朱

子之孝不至流為漢儒孝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尚
勗之執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礼家後人名
之曰周礼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
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孝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
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礼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刘歆校
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
杜子春能通其讀鄭中賈逵受業于社漢末馬融傳之鄭
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為
新義朱子嘗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尽後

至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詆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
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
禡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上之官列于司
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儀礼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與高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後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礼經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
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餘三十九篇
藏于祕府謂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列之孝官而諸博
士不肖置对竟不得立孔鄭所司逸中雷礼禘于太庙礼
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

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
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
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
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
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
去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夫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
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
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
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
末至于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注家片

言隻字之未泯者務必收拾而不敢遺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
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
鄉飲酒義射義以至于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
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
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
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
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
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于是儀禮之
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

寔釋諸侯朝見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
為傳十篇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吳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
餘篇大戴記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
禮檀弓祭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
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祭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
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
制至矣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
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
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紊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

作類禮二十篇其書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
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闕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于
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荅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
大綱存于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
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
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
梯別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
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李中庸程子朱子既
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
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紊之于記其冠義昏

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
附徑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
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
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為一喪大記祭記
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
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
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
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
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孝記樂記其文
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干

有餘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
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
句秩然有倫將來孝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
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
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
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抑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
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為小戴
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
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

此其查滓尔然尚或间存精语不可弃遗其与小戴重者
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迂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
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
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犹三十四篇夏小正犹月令也
明堂犹明堂位也本命以下杂录事辞多与家语荀子賈
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
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
文字錯悞參互考校未能尽正尚候好古博考之君子云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
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与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
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刘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
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
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
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
自記大夫与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
朝服于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
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
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侯于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

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
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
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啟之所
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
合為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
以後又別為喪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
矣十七篇唯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
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
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于喪大記
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

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
十三篇之後各有說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
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
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
不皆周公之旧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
相似亦恨其僅似大傳之文爾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
訛偽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
彬乃周公制作之屬存者後之君子有志于禮樂勿以其
難讀而不加意也

又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

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宗法

王炎宗子論曰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于親親義莫
嚴于尊之下治子孫旁治族屬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
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于是因仁義而
為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于上而合族于下也諸
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
以二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為君世子之昆
弟同所出者為適子異所出者為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
別子也曷為謂之別子不得祚其先君也曷為不得祚其
先君公廟不可設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為始故曰

別子為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為宗
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祫
者為小宗宗之為言尊也上繼祖祫是故族人尊之也祖
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
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
其所繼者祫祖曾高此五世則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
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骨肉
之戚主于恩愛以為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為義而
又修其節文以為禮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緦五世
袒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疎且遠者不復

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祫之正體也均公
子也而正體以適為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已而已則無宗
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
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
然後為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
其服齊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
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為
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
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祫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

致察于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祫其祭必于宗子明正
體之重也庶子不繼祖祫故不為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
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
馬獻其上牲獻其嘉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內以祖之
正體為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為士庶子為大
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
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庶之辨
也宗子去國庶子為大夫而居者其祭謂之攝主祝曰孝
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為壇宗子

既沒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總之
為服之窮也袒免之為無服也自是以往踈矣昭穆各以
其屬相送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
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踈可叙者以有宗也故曰
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吳於庶姓而仁義行焉人
道竭矣後世宗子之法既亡非總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
冠昏不共其喜喪葬不共其憂又稍踈焉則昭穆不復可
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
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
之廢而無以為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

叔族也其流及于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萬斯大宗法論

宗法何昉乎古之時諸侯之適長為世子嗣為諸侯其支庶之後族類繁多惧其散而無統也因制為大宗小宗之法經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祧者為小宗此五世則遷者也夫諸侯世子之兄弟不分適庶皆稱別子特以其為祖為祧不同故大宗小宗遂因之以吳何以知之王制云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祭法言適士二庙無太祖鄭注王制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為祖謂此也按此則諸侯之別子亦必為大夫而後得為後世之太祖然先王之世使

以德爵以功未有無功德而為大夫者諸侯之別子豈必
皆矣其為大夫者則為後世之太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
祖而為大宗其為士者止得為祢于其子而不得為太祖
于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祢而為小宗太祖廟百世
不遷故太宗亦百世不遷祢廟五世遞遷故小宗亦五世
而遷也雖然大宗小宗之別漸別于其後非遽別于其初
蓋別子之及身為大夫士于公朝有宗道也大傳云公子
有宗道云云
而未寔為宗至其子大夫則立祢廟于中即後世士則立
太祖廟
祢廟于昭士無太祖時則有親兄弟而下宗之以祭者至
其孫大夫增祢廟于昭士增祢廟于穆時則有伯叔父而

下宗之以祭者及于曾孫大夫增祢廟于穆而三廟備士
祢祢于曾祖之昭時則祭三世而宗之者自從祖而下及
于玄孫大夫祢祢于曾祖之昭士祢祢于曾祖之穆時則
祭四世而宗之者自族曾祖而下逮玄孫之子士之祢祢
于曾祖而高祖之父已遷大夫之祢祢于曾祖而高祖之
父乃尊為太祖高祖之父遷而宗之者亦遷太祖之廟尊
而宗之者不改由是以觀大夫士五世之內其宗無大小
之分宗之有大小之分蓋在五世之後也其謂之大宗者
何五世內外凡族人同吾太祖者盡宗之所宗者大也
謂之小宗者何唯五世之內族人同高祖者宗之所宗

者小也盖凡大宗之世適得祭其太祖与祫祖曾高而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诸子以為祫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大宗以下復有小宗也小宗之世適指別士之得祭其祫祖曾高而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诸子以為祫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小宗之下更有小宗也族人宗小宗而諸子之小宗復宗世適之小宗此指無大宗之小宗族人宗小宗而羣諸子之小宗相率而宗于大宗經云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又云尊祖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祫也先王之宗法所以為尽善而無遺也

宗法二

按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曲禮亦云支子不祭必告于宗子因是以思知古人之宗法盖專為祭先而立也然大宗止一而易明小宗有四而難曉孔穎達云繼祫者与親兄弟為宗繼祖者与從兄弟為宗繼曾祖者与再從兄弟為宗繼高祖者与三從兄弟為宗斯語一定後世言宗法者皆莫能違之愚為反復經文討求宗義竊謂其言之未盡也夫族人何以有大宗大宗者始祖即別子之正體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宗別子之世適以共祭故有繼別之大宗族人何以有小宗小宗者高曾祖祫之正體也庶子不得祭祫而宗祫之正適以共祭故有繼祫之小宗庶

子不得祭祖及曾高而宗祖曾高之世適以共祭故有繼
祖繼曾繼高之小宗然其謂之繼祿繼祖繼曾繼高者定
于宗之者之身非定于宗子之身何以言之吾身為庶子
而宗繼祿之適此繼祿之適或為吾之兄弟與或為吾兄
弟之子及其孫若曾與未可必也吾身為庶孫而宗繼祖
之適此繼祖之適或為吾之伯叔父與或為吾之從兄弟
及其子若孫與未可必也推此而族人不祭曾祖者所宗
之子不問其為吾之祖行父行兄弟若子行皆繼曾祖小
宗也不祭高祖者所宗之子不問其為吾之曾祖行祖行
父及兄弟行皆繼高祖小宗也故有一人之身而兼四宗

者如高祖之子當其兄弟宗之即為繼祿也當其兄弟之
子宗之即為繼祖也當其兄弟之孫若曾宗之即為繼曾
繼高也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二宗者蓋多有焉有
一人宗一宗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庶玄孫當其宗適以
祭祿也則宗為繼祿當其宗適以祭祖也則宗為繼祖當
其宗適以祭曾高也則宗為繼曾繼高推此而五世之內
其兼三宗二宗者又多有焉是則小宗雖有四而宗之者
無定故凡禮繼皆稱宗子而不別言某宗猶曾子問載攝
主之辭實有宗兄宗弟宗子之異亦可見宗之者不唯兄
弟而孔疏為未盡也後之君子苟未信子言觀後宗圖則

瞭然矣

宗法三

或問曰子謂小宗繼祿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祿定于宗
之者之身非定于宗子之身然則徑云繼祿者為小宗亦
非定于宗子之身乎曰一言繼祿者為小宗即知其祿因
有兄弟宗之而後定者矣按說文云宗尊祖廟也則宗子
者族人尊主祭祖廟之子也大宗言公子之宗道有無宗
亦莫之宗者謂諸侯之弟止一人無人宗之故不為立宗
推此而言則知宗子之名由族人宗之而起藉令別子之
後世止一子則自祭其祿自祭其祖自祭其曾高已耳無

所為宗子又安有所為繼祿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祿哉
唯是適子下有支子適子祭而支子不祭支子雖不祭又
不得竟委之于適子而已即不与于祭于是而宗法以生
于是而宗子之名以立是則祿雖為適子之祿而繼祿者
為小宗寔由支子宗之而見也且徑又云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迂者也宗指族人宗之者言其指宗子言繼高祖
還就宗之者言猶曰宗其繼我之高祖者云尔然則繼祿
者為小宗由支子宗之而見不益明哉所以然者別子為
適子之祿實亦支子之祿特一祭一不祭故支子謂適子
為繼祿而已宗之若適子之身固高曾祖祿之正體也一

本相代天然之序何容有繼之名而又何容有繼祿繼祖
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哉故欲知小宗繼祿繼祖繼曾祖繼
高祖之稱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于宗子之身為設一
世獨子無兄弟者觀之而自見矣

有大宗而無小宗圖

有小宗而無大宗圖

諸侯嗣君大傳所謂公子之公也即公子之兄

諸侯嗣君同上

適公子大宗

仕為大夫者公命之為宗以領庶公子庶

適公子小宗

仕為士者公命之為宗以領庶公子

公子宗之禮如大宗不別立小宗無適公子以庶公子大夫為之

庶公子宗之禮如小宗不別立大宗無適公子以庶公子士為之

庶公子大夫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宗適公子

公 子 宗

其君庶公子士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宗適公子

三

庶公子大夫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宗適公子

無宗亦莫之宗圖

有大宗有小宗二圖庶公子

諸侯嗣君同上

多寡不可定此列四人限于

庶公子

紙也若大夫若士隨意而考

庶公子或適或庶止一人不立宗亦無人宗之

無義例

庶公子宗道圖說

大傳云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因為三圖

大宗圖說

圖冠以誇侯者宗法生于別子別子諸侯之子也別子而
下列為七世者五世之內別子猶為親廟至六世而尊為
始祖七世而高祖之父迂族人仍宗大宗以祭始祖自此
而八世九世以至百世可得而推也別子自其子至玄孫
不稱始祖而稱祢祖曾高者人未有不始為子孫後漸為
祢祖曾高祢祖曾高則見為裔斬之親稱始祖則疑子
疏而無服生人之序一本之親不因別子而廢也支子至

玄孫亦稱祢祖曾高而不稱始祖者親同也別子三年一
宗二支其子孫系以十干而大宗不系者尊宗也甲之後
恒為甲乙之後恒為乙者便考也支子系之以祢者支子
就其父言祢就其子言以見繼此者之為小宗也支子之
支子書法同者人各有子皆得自祭其祢也支子之宗必
書適唯適乃得為宗也獨子無兄弟者適子而不書宗無
人宗之不為宗也丙行別子二文皆二子故適為小宗其
適孫曾玄皆無兄弟而稱宗甲行世六世已庚辛皆然同祖曾
高者尚宗之也甲有丙宗之戊有其玄孫之子甲行世有
无弟者書宗甲有乙支宗之獨子者史書適子戊無人祖迂宗易

也。曾祖父非宗而子書宗父有支子也。丙行七世一身而
 事五宗已與高曾祖祔世皆支子也。指壬癸二統而視之
 小宗各宗其親而大宗無或不宗故喪服傳曰大宗以收
 族也于乎備矣。

書小宗五世則迂之圖

諸侯一世嗣君 二世嗣君 三世嗣君 四世嗣君 五世嗣君 六世嗣君 七世嗣君

別字祔仕為士正適宗祭祔正適小宗祭祖正適宗祭曾祖正適宗祭高祖正適宗祭高曾祖

亦不得為後世始祖其祭之為祔

支子祔宗丙祭祔適小宗已祭祔
祭高曾祖高
祭高之父其 高曾祖高之
子祭之為祔 父迂

支子祔宗丙祭祔
祭高曾祖高
祭高之父其 祭之為祔

支子祔宗丙祭祔適小宗已祭祔小宗丙已祭祔小宗丙已祭祔小宗丙已祭祔小宗丙已祭祔
其子祭之為祔 祔宗正祭 宗正祭曾 祔宗正祭 高 祖祔高之父 迂不宗正 支宗之

支子祔宗丙祭祔
祖祔高之父迂 其子祭之為祔

支子祔宗丙祭祔適子戊已祭祔適子戊已祭祔適小宗戊已祭祔曾祖小宗戊已祭祔
宗正祭祖其 宗正祭祖其 丙祭祖宗正 祭曾宗正祭 祭高之父迂不宗 父迂不宗正有 正 已支宗之

支子祔宗丙祭祔適子己已祭祔
祭高曾祖高 祭高曾祖高之父 迂不宗丙無人 宗之不為宗

支子祢宗正祭適小宗康已祭小宗康已祭小宗康已祭小宗康已祭小宗康已祭適子康已祭
祭之為祢 正祭祖 宗正祭曾 祢宗正祭高 祖祢高之父 祖祢高之父 遷不宗正 遷不宗正 為宗

支子祢宗康適小宗辛已祭小宗辛已祭小宗辛已祭小宗辛已祭小宗辛已祭
宗正祭祖其 祖宗康祭祖 祭曾宗正祭 康祭高之父 父遷不宗正 高之父遷不宗

支子祢宗辛祭適小宗壬已祭小宗壬已祭小宗壬已祭小宗壬已祭
祭祖宗正祭曾 祖宗康祭曾 祭曾宗康祭 高之父遷不 遷不宗康

支子祢宗壬適子癸已祭適子癸已祭適子癸已祭
宗辛祭祖宗 壬祭祖宗辛 祭曾宗辛祭 高之父遷 不宗康無人 宗之不為宗

小宗圖說

圖于繼別子之小宗書正適而諸支子之小宗則否鄭注
 庶子不祭祖云凡正体在乎上者視下正猶為庶也蓋謂
 有祖之適在則祢適為庶故不得祭祖推此則羣支子之
 適以別子世適視之皆為庶也故書正適以別之第大宗
 唯別子設二支而餘世否小宗之正適于六世亦係以支
 大宗百世不遷卒一世而百世可推小宗五世而遷不如
 是則六世七世正皆獨子而不為宗非立圖之本意也餘
 詳大宗圖說

宗法由別子而生鄭康成注小記指別子為諸侯之庶子

注大傳則兼言來自他国之臣陳定宇陳可大因大傳注
更加起民庶為卿大夫者而為三程叔子呂伯恭陳器之
陳用之吳幼清之說皆同小記注愚取喪服傳而衷之則
專指諸侯之子者是也傳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
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
尊者也斯別子之稱所自来亦宗法之所自始乎夫唯公
子之皆出于君而近于君也先王惧其尊卑無別而或至
于僭故稱別子以嚴之又惧其散而無紀故為宗法以統
之如曰兼他国始來与起于民庶者則彼固皆異姓之臣
也異姓之臣有何不別而稱之為別子乎雖然君子之於

礼有推而進者有放而文者

礼器文

宗法雖為公子設而異

姓之臣得依此而行倘亦推而進之放而文之之意先王
之所不非也至于大宗小宗其說非一謂凡別子之後皆
為大宗而大宗之下乃有小宗者鄭注孔疏也謂別子之
適子為大宗而別子即是諸子之稱諸子祭之為小宗者
程叔子也因註疏而立說者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陳可
大陳定宇也吳幼清謂適公子為大宗庶公子皆為小宗
呂与叔謂君之適長嗣為君次適為別子別子為先君一
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而羣公
子皆為小宗按大傳云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

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蓋謂庶公子之為大夫士者皆宗其適况其宗之也但適為大夫則禮如太宗為士也則禮如小宗止于一人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是也推此而言大夫之子為大宗士之子為小宗也何疑哉且經既言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而又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則其祖寔為始祖而允祖父之祖矣使其為祖父之祖則何人無祖何人不為祖何獨于別子言之且使為祖父之祖則再世之後親盡遞遷又何以云百世不遷也唯其為始祖故當詳考禮經人臣中何人得祭始祖而祭始祖者為大宗不祭始祖

者不得為大宗昭可見彼王制言廟制大夫業有太祖

矣即始祭法于大夫不亦言祖考即始祭于壇乎鄭于大

夫太祖則援別子為祖以釋之于別子為祖不取大夫太

祖以明之遂指別子皆為大宗而無大夫士之辨豈知公

子之為士大傳既已明言而士之不得祭始祖王制祭法

皆顯著而無疑乎如謂別子適者為大宗庶者為小宗其

弊將至于適子為士者不应祭祖而祭祖庶子為大夫者

當祭祖而不祭祖彼禮經所載天子諸侯大夫士儀文之

隆殺詳矣何獨于別子而淆之故繼別大宗大夫也繼祫

小宗士也士祭止及高祖曰繼祫者明其漸進于高祖而

即迂也大宗之弟不祭別子至其子得自祭其祫以為小宗其法與繼祫小宗無以異如謂庶子得祭別子以為祫則庶子不祭祫小記不已為贅辭乎然謂一君之子止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此公子及身之宗則可施之于後世將親屬既竭又孰有宗之以祭其非所同出之祖哉愚非敢求吳先儒也惧從先儒而戾于經故不得不辨

宗法五

大夫士祭高曾祖祫

予言宗法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祫人或疑其無柰更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于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不得常祫而及于

高祖則其平時奉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牲祭而不祫耳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苟大夫士不得祭高祖祫時又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于祫禮小記曰大夫士之妾祫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祫必以其昭穆夫與已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祫于高祖姑則高祖有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徵之于服制喪服為曾祖齊衰三月注謂高祖服同蓋于族祖父母有緦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父為長子三年為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則設不幸而子孫亡適曾玄承重于高曾亦應

為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即迁之而不祀是豈礼之所
安乎復徵之于庙制王制曰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
之庙而三夫太祖之庙以義立而百世不迁則高祖之庙
自当以恩立而親尽乃毀苟上祭始祖下祭祖祚而不及
高曾是為隆于義而薄于恩且将与知母而不知父者同
類而並譏之矣本程子豈聖人之所許乎即还證之于宗法
大傳曰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則迁者也夫唯適玄孫之得
祭高祖而族人之不得祭者悉宗之以祭故有继高祖之
宗苟祭止及于祖祧則惟有继祧继祖之宗而無继曾祖
继高祖之宗矣然則經何以言宗其继高祖者哉且所謂

迁者谓迁庙而不祀也迁庙而始不祀則未迁而犹祀也
又何疑乎先儒泥小记庶子不祭祧不祭祖之文谓大夫
士祭不及高曾唯程子謂天子至士庶五服上至于高祖
其庙祭也亦必上及于高祖斯言深合礼意惜未能明指
礼文而見其然耳然則大夫之祭与诸侯無别乎盖诸侯
庙有五而大夫庙止于三則四親有專庙合庙之分士之
二庙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师一庙者就中自為
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别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不及
太祖乎盖祫于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于高祖而太祖
唯行牲祭此所謂别嫌疑也

宗法六氏族

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鄭注云玄孫之子姓別于高祖孔疏謂小宗六世之後各自為氏吳幼清更以為小宗至六世十一世皆別立繼祿小宗考之于古公子為卿大夫得賜族族氏也或以字或以諡或以邑或以官有生而賜者有及子孫而賜者其非卿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氏蓋姓受之天子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族稟之時君左傳諸侯以字與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以此四者賜大夫之族姓繫於上如魯之姬姓而族分於下如魯之仲孫叔孫季孫分族于下

侯別子兄弟異族各自為宗是庶姓已別矣然五世之內

猶有相為服之道故宜免音問不免有司罰之見文王至六

世而親屬竭是之謂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也豈謂玄

孫之子姓遂別于高祖哉且古者士無世官五廟之孫祖

廟未毀已有賤為庶人者彼魯叔孫氏之分為叔仲氏仲叔

惠伯叔牙之孫仲孫氏之分為子服氏子服懿伯仲孫蔑子季孫氏之分為

公鉏氏公鉏季公甫氏季孫終子叔氏之分為榮氏榮駕魯

孫曾皆其人有以自見又已為公臣或時君賜之以氏然

正未必皆玄孫之子且或未必即先王之制其謂高祖為

庶姓而玄孫之子得別姓者果何極而云然乎夫人之始

也孰不為子為孫及其既也孰不為祢為祖玄孫之子于
高祖之父遠矣獨不有其祖父乎奈何其別姓也然則小
宗六世之後一本相承有遷宗而無易氏而所謂遷宗者
亦止是四從無服之親其三從者之相宗固依然如昨也
如諸儒之說天下豈有無祖之人哉又古者仕無世官宗
法不以世爵故曾子問有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祭于宗
子之家者在此大夫之後得尊之為祖而自為宗而及身
不得自祭無他私尊得伸而先祖之正體不可妄干也世
儒不察謂唯世爵可行宗觀武王之數紂曰官人以世春
秋之法深譏世卿因知古者宗之大小雖以有爵無爵而

分及其既分則不以爵為拘也古之時人心淳茂各安其
分毋或自越故宗法之行也適子庶子祇事宗子不敢以
貴富入其門異居也同其財祭也牲獻其矣宗子而出奔
庶子即為大夫祭唯為攝主其身與其母妻之歿也皆為
之齊衰三月雖大夫不降于乎宗子之重也如此後世人
各自私彊凌中暴壞法亂紀者中遂至小加大少陵長大
都耦國嬖子匹適宗法漸失其初迨後封建亡而其制遂
不可問矣於乎勢因時異封建之易為郡果勢也亦時也
宗子之變為族長勢也亦時也然則宗法不可復乎曰唯
封建

宗法七為人後

為人後之禮自古有之蓋專為大宗而設所以然者大宗得祭始祖始祖功德最盛其廟百世不遷大宗無子而不為立後則始祖不祀將一族之人皆不知尊祖敬宗或且忘乎得姓受氏之由矣故先王制禮使得立小宗之子以為之後以承其祀儀禮所謂受重也小宗無子不立後何則小宗祀及高祖高祖廟以是立親盡則遷故儀禮唯曰大宗收族不可以絕則小宗不立後可見其立後也以支子不以適子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夫其

不以適子而以支子者何也大宗尊之統視小宗之適子亦犹然為庶均之立庶即支子亦自無嫌若取小宗之適子則適子固小宗之繼宗更當舍適而立庶在大宗仍不免為立庶而已亂小宗適庶之常君子不奪人之宗亦不可奪宗故不以適子而以支子也唯然故古者非大宗不立後非支子不後人族人不輕為人後亦不樂為人後惟其序所應立分莫可辭然後不得已而為之夫是以宗法行而人知尊祖敬宗各安其分也世運而降宗法既廢立後者不分宗庶為後者唯視貨財貧則當後者亦避富則非後者亦爭且不知何人何日忽創為以長繼長與夫絕

幼不絕長之說明背聖經濟其私欲又其甚者一子而兩
後于人一後而兩子並立獨子而甘為人後無子而預立
待生貪戾無恥詭道百端嗚呼彼豈不聞矍圃延射與為
人後者鄭曰與猶音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
音之是貪財也此說是也當後而後禮經所許至
人豈絕之至與債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擯于夫子奈何忍心
滅禮甘蹈此而不顧乎故就後世而言庶絕而繼雖非古
禮意不失為忠厚在所可行其餘直謂之無人道可也他
姓螟蛉更不必言

兄弟不得為昭穆

萬斯大曰論天子七廟固為定制然而處嘗則易明遇變
則難曉何謂嘗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
繼弟以叔繼兄子之類是也經傳止道其嘗而處變者無
從攷見唯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以祖祢父子為言國語
則直謂異昭穆諸家注疏皆謂閔雖弟先為君僖雖兄嘗
為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假祖祢昭穆為
喻范甯獨不然之胡安國亦以兄亡弟及為易世以愚觀
之則諸家為善會傳文而深得乎禮意者也蓋嘗思昭穆
之為義生于太廟中祫祭位鄉太祖東鄉子孫南北鄉南
鄉者為昭北鄉者為穆

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左傳所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邽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邠晉豳韓武之穆也皆一定而不可易在虞虢管蔡諸子雖生列藩封死亦不得入先王之廟然而昭穆之稱太伯虞仲不聞異于王季也虢仲虢叔不聞異于文王也管蔡及邠晉而下不聞異于武王成王也是則生為諸侯且不與天子異昭穆之班而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即如父子之易世則設武王無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邠晉而下一人此一人者及以為天子故而昔為文之昭者

今且為武之穆昔為武之穆者今更為成之昭矣嗚呼非父子而以為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為兄弟如是而以為禮是徒知天下之足重天子之當尊不知兄弟之倫之不可無也抑何昧聖經之大義而不稽孔孟之明訓也哉康誥曰孟侯朕其弟春秋書天王之弟佖夫是天子有弟也祭義曰雖諸侯必有兄春秋于內書公弟叔肸于外書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衛侯之弟鱣衛侯之兄縶是諸侯有兄弟也天生時兄弟為臣猶不沒其為兄弟豈死後兄弟為君反不得為兄弟乎昔者夷齊兄弟讓國孔子稱之曰古之矣人也求仁而得仁象欲殺舜封之孟子曰仁人

之于弟不藏怒宿怨親愛之而已是知至人于兄弟之際
天下國家在所可輕而一体無分之至情不因勢位而稍
變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使生為一父之子沒為異世之
親將上何以接高曾祖考之神灵下何以協子孫臣庶之
稱謂是昭穆一混而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即隨之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故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
之理也至于兄而繼弟則弟為適而兄為庶、不並適又
昔已為臣故雖兄不得加于弟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
亦必進之先廟謂其兄廟始不至以兄子而子叔以兄而孫弟
若夫廟制則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為父死子繼之

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為兄弟相繼之
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
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
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為後人之臆見也得乎此制則位置
井然雖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亦豈有昭多穆
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朱子之
圖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孝王以叔居子列弟如孫
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蓋亦未酌乎
此制也

有虞氏祭法
金履祥曰史稱黃帝之曾孫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嶠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亾宗瀆姓乱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攷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称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初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処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

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慕
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
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可也曰此亦小戴收
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宗祖皆以其有功于
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
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覓耳此朱子固嘗言
之矣無已則又決之于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
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
其郊饗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

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
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許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
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
近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報
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
報焉者也禘黃帝郊饗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
天下故宗堯為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
郊以丹朱為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
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為樂正以紹堯
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

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
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
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殆与古異而諸儒
之論亦始繆矣

郊

金履祥曰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
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
舜處其子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
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
更郊堯而宗舜此抑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饗宗堯則

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
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圣以天下為公
則皆奉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
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饗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
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
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矣也尊賢則祀郊禹矣
祀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五十朋禘禘論

諸儒禘禘之說何其紛之不同也鄭康成謂禘大禘小王
肅謂禘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方淆
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
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圓丘謂之禘
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蟠
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函宮傳云諸侯夏
禘則不禘秋禘則不禘漢光武詔問禘禘之說于張純之
謂禘以夏四月禘以冬十月此夏禘冬禘之說不同也漢
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一禘是出于公羊五年

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祫各自數年是又自禮緯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
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
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譏講之屢矣牽于繁文異說終莫
得而一之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事有出于久遠而傳于二
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
從其人而信史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
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
而從聖人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于聖人之言可也
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

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二年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
有禘無祫以大事為祫者公穀也詩周頌高頌言禘者二
而不言祫惟玄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為祫詩有禘無
祫以祀為祫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裸享先
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
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之說以肆獻裸饋食為禘祫者
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与或問禘之說孔安國釋
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論語言禘而不言祫并言禘祫
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

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于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禘仲尼燕居與祭統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禘王制祭義諸篇卒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禘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孝者當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禘祀無禘也禘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禘是禘者總名禘者一事亦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則謂之裸薦也裸也禘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禘事遂以禘與禘俱謂之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禘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見公羊以大事為禘遂以禘為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至人是以更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啟後世之紛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二祭一名者謂不無二禮也則一祭之說為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者因禘而合食焉禘總

名禘一事則二名之說為未盡或曰如是則廢二年之禘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廢禘之名而一之于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三与夫秋禘冬禘紛々不決之爭卒可置也或曰三年禘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非聖人之書也列漢儒之說禮緯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為而不可耶

天子二祧

羅泌路史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為太祖有德者為大宗此百世不迁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為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禘而後得合食于太祖之廟祧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為始祖文武二王有功德於民者為不迁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謂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蓋以壇墀二祧足為其七斯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墀為是暴

之也此蓋因于金縢周公為三壇同禱為禱之文而以為
祧廟皆當然尔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
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盡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
之主也入廟者為祔出廟者為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
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祧二足之為七豈理哉且既
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耶

采齊肆夏趨行文誤

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步中采茨趨

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誤者

三

玉藻及周禮
樂師大駟

而不誤者二

大戴保傳
兩言之

孔疏不能引大戴

改正後儒未嘗讀大戴禮及儀禮經傳通解者以周禮及
玉藻為拠不知其文誤當改也小季書四篇敬身第二十
條亦引玉藻文愚自恨昔年標題不合因仍旧注朱文公
雖改正於經傳通解而小季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
于大戴之註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
未及改正其誤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按武而行肆

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于理舛矣李
者當依大戴注改正趨行二字非但朱文公之意亦鄭康
成之意也

服制考序

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
處內者其寔也中有其寔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
徒服其服而無其寔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
寔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寔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
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
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寔而不究古人制禮之
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于其母也
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既除家無二尊也
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寔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

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在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之後夫未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為三年執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婦如婦之

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声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愆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寔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于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為母婦之為舅姑叔之于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寔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尽於已者也後世所加

者喪之文也可號于人者誠偽之相去何如執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謂究心于禮矣嘉其有補于世教因附愚說于其篇端俾共世之知禮者詳焉

繼母如母

汪琬論曰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

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

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

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向父在則皆服齊

衰期父歿則皆齊衰三年矣于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

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

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為母服期

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

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

慈母無等差也三年之喪于禮為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
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
母有間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
史康有言繼母與已無名徒以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
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為繼母所抚甚則如孝已伯
竒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為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
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
若服以為妻則子亦在服之故曰與母同也由是言之不
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
立文是豈足以概孝子與

蓋曰繼父同居

汪琬論曰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禘子幼子無大功
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為之
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
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為大宗之適與或支子與吾皆
不能知也苟其為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于更
築在禮祿無廟則與祖同廟為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為之
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
而既行也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
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

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為宮廟者哉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為大夫士猶當祭于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况孤幼乎為繼父者分之賄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為之築宮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祢為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抚妻之前子為子与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礼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以其孤棠無咎人卒兆大乱於齊盖同居之禍如此之乱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為鑒不可以礼文藉口也嗟乎三礼唯仪礼最古然其說就有难信者况乎大小戴礼半為漢儒所附會哉盖古書之錯乱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傳玄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礼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父卒未殯適孫為祖服

汪琬辨曰礼父在為祖期父卒為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為父屍尚在不忍變于父在也愚竊以為不然礼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

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于父而忍于其祖則父之心能
安父之目能瞑耶為長子傳曰正体于上又乃將所傳重
也是父生成已許其子傳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
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
立支子而為之主也其于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
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
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
則既穎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尚不得以餘尊厭母
安有適孫為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
庾蔚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為祖後者自天子

達士庶皆同此其服不得有異

袒免

汪琬辨曰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
氏音向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
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予則曰布廣一尺從項
交額而卻繞于紒是固不成其為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
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于則曰此
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
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詢如經言則不
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為釋也程子曰衰經冠

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
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礼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
左中庭北面哭尽哀免麻于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
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与麻者免
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与程子曰礼男子冠而婦人笄
男子免而婦人髻是冠与免对也故得以免冠為免予則
曰非也冠与笄对免与髻对者也髻不止于除笄而免独
止于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
使以免服衰經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
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礼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
言免以明之予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
則免与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
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
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
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孝也雖然鄭氏之距古遠矣程子与
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醇駁而
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為疑也幸而程子尚有所
待故予得發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盖能信今而不惑
者也

又左傳晉趙鞅納衛太子蒯聩於戚使太子統之与免

同免之為統當犹衰之為纒也此亦可證程說之誤

周禮論曰周官六典周公徑治之法也秦人率竹簡
以畀炎火漢吳諸儒掇拾于煨燼之餘藏于巖穴之間其
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
以為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于祕府不立于孝官其書
雖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犹之為圓必以規為方
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書僅為武帝之志欲馳
騫于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為朴孝而弗好其
于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
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

迹者鄭康成也六典所綱正而目率井有條而詆之
以為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為致太平之迹其說
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而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
于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東都及
鳴鴉之詩作金縢之書啟然後成王逆公以歸既歸之後
伐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
則歸政于成王矣當公歸政之時成王莅政之初淮夷猶
未定也而況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
有六典安得尽率而行之成王即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
無事還歸在豐作周官之書以戒方卿士大夫則周公之

徑制蓋施行于此時吾以是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
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為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吳
則法異雖堯舜禹相受一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九
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
至夏則羲和合為一官圣人察人情觀世變立法徑制雖
不可變古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禮者至今
不能無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為九也
三等之國不可斥之以為五也井田之制積同為成績丘
為異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
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不

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于經見其可疑卒而
歸罪于漢儒豈得為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五百里各
指其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
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于五千又何斥
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既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
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
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為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
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
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
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

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于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
非實者亦攷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九夫為井皆以
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
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為成又自一成積之
方百里為同所以定鄉遂授田之數也在都邑則自一井
積而為邑為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所以定公卿之
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
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為井田異制又為之說曰一甸之地
旁加一里以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為同此康成之
誤有以汭經之文而遂謂先王井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

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若夫三等之國分為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為萬國然強則肆弱則屈敵則爭于是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宇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于是欲分而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尽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郊廓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

周始東遷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也三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尽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徑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為宜祀黃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玉搢大圭又執玄圭以朝日考工記謂之大圭其長三尺

杼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措之手王乘玉輅建太常繼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于車後乃亦衣袞袞與王同服不幾于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正卿而宦寺官妾悉為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官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為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為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周禮一書今季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于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于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季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辨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大學

黃氏曰抄曰愚按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菴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犹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于功夫次第大脩之間犹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而后能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犹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尽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正係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黃氏日抄大學正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心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

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而后能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尽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用近世董丞相之說就經文易置

餘章次

第同朱子傳止九章

王魯齋柏大學沿革論曰咸淳己巳得黃巖王峰車君書

報予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為格致傳聞之躍然驚喜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勤而不以為疑後儒乃一旦而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憚于更定朱子不以二程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當而已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為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為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体难于湊合孰若移此章為傳而文氣宛然不失旧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于此處尚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為格致之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于極之謂知止知也至于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非先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謂知本即此之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元在止于信之下程子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

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属于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為當在此八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作知心一章甚明九也或向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心之地也未嘗不以知心為物格知至十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為格致傳矣觀於誠意一章至易簣前數日改犹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逆移也邪昔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繆非一人之失刊正補葺非一人之能也孝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已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于是深有味于車君之言而為之論

方正孝孺題大孝篆書正文後曰大孝出于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犹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正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訟吾犹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孝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大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

授孝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嘗受孝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孝孺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至矣之徑傳非一家之說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于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断然以為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說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徑畧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家國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

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夫子之所取也欵鄭君多孝而不襍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欵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與黃氏日抄文同但刪此謂知本一句

中庸

鬼神之為德

楊慎曰中庸鬼神之為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
贊其盛而次言体物不遺又次言齊明承祭洋：如在言
体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祀鬼
神也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
言又以伸為神歸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為神指人
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為言也既曰人物又曰
造化之迹則有形有声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与中
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

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礼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孝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游魂鬼神情狀于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尽神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孝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

論語

吾日三省吾身

黃氏日抄曰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人載謝氏曰諸子之孝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孝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于內之說也用心于內近世禪孝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孝從裏面出來其孝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孝非孔子之真遂于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孝凡皆源于謝氏之說也二說

雖集注所兼收然不可不改其異

反坫

黃氏日抄曰鄭注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遺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禘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為屏以及坫為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饗食之制云士于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庸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僎於西坫上是則累土而為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

立反坫于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驎院牛羊司与凡營壘多于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為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為飲酒故云耳然以坫之反為爵之反似吳于徑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官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外向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為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擬郊特牲以反坫与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与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与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

安仁利仁

黃氏日抄曰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孝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為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為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行哉于吾夫子七十而後心所欲不踰矩可知矣

一以貫之

黃氏日抄曰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尽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大人休用等辨恐不若平心品味本文也

性与天道

黃氏日抄曰子貢明言不可得而問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之豈本朝專言性与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邪要之

子貢之言正今日孝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黃六執禮

王應麟用季紀聞曰石林解執禮云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季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登記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于書者也

泰伯

履祥按詩稱至于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尔而傳遂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立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吳志况前日猶能弃國于秋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于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法不若是其悖也泰伯採桑荆蛮人心歸之遂啟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况因周邦之旧而為之它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讓也儀禮三讓謂之終讓然則三讓謂終以天下讓也路史

謂泰伯讓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
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蓋一讓王季二讓文王三讓武
王也其說亦通今存之

吾與點也

黃氏曰抄曰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蓋試言其用于世當何如也三子言為國之事皆答問之
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于世者也故自言其瀟灑
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失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
與方與二三子私相清明于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
詠歸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竟喟然而嘆蓋
其所感者深矣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繼答
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矣獨
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執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

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撫與點教語而張
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
為寔有莫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為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
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如陷于談禪是蓋孝于程子而失
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
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
微過于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
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
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為老安少懷之志曾皙
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尔

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
如或知尔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
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
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
與堯舜比人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盍于其
分量而審之矣

楊慎曰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
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
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幼必有慈幼之政非隱

居放言者比也點之志与圣人豈若是班乎孟子曰琴張
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
定論且与琴張牧皮為伍琴張牧皮又可与子路冉有若
是班乎嗟乎今之孝者循声吠影徒知圣人之所以与而不
知圣人之所以裁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帰魯欲裁正之者正為哲輩惜乎
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与點之語使宴季不明于千
載而虚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与點之意
朱子曰某年生不真人說此話論語自季而至堯曰皆是
工夫又易箒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為後季病根
此可謂正論矣吕与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
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独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
一事只輸顏氏得心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為
心斋之說心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
非于顏子矣其去竹林七矣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
不徑季莊列而孝孔孟批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于
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楚狂文人之流非笑譏諷而夫子
之輟不回而公山佛肸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為高者
邪充點之志而不知圣人_之裁則与沮溺之忘世莊列之
虚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孝皆声_之氣求響合影附不

至于猖狂自恣放浪無簡不止也鼓之舞之流于異端而不竟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為之厉階哉

仲弓問政

黃氏日抄曰程子謂仲弓向焉知矣才而卒之子曰卒尔所知尔所知不知人其舍備便見仲弓与至人同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共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愚按仲弓向季才之方而孔子教之耳程子豈意其不欲卒才而推其弊至此欤范氏曰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恐亦衍文

稷有天下

洪邁容齋隨筆曰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于郃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晉文公譎而不正

困季祀聞曰李氏韶世祀云桓公會不逮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紉子華惧其樊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楊慎曰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

卒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扶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尔當表出之至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又曰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

得諸侯又盛于桓公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則害於桓公者也名盛於桓公者寔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初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所不肖為者也桓公則不迹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惧其樊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

而不及晋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性相近也

黃氏曰抄曰性者此理素具于此心人得之于天以生者

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于以賦予於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来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尽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自此言性者紛々矣由今觀之謂性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為相近也謂性為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尽与堯舜為一孟子蓋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為天地之性以不能

盡善者為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
世之孝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為非
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為之回護者然則孟子
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邪竊意天命之謂
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
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
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
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其已上者以完其
義耳言性豈有加于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
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

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踈密則無一同然
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
人矣人之形休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
然要其所以為人者終相吾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
其無刑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
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
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糅屬之
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奈何獨
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邪故嘗謂夫子言性相
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

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
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一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
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天子相近之說孝者亦
孝天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令世孝者
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
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
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右五經同異不列序目卷數分上中下三冊對東吳顧
炎武寧人書所載宋元諸儒論說多林宗漢字又以
同異命篇六未能穩括是旨殆物非字林所行
既觀其所采皆與日知錄有合蓋宋元之書多出
臆對而本中亦有創獲卓識以開學後人之耳目
胡先生特表而誌之於年譜
丁巳以不及為人之功尤
括見古人好學家養之心為之及也夫學向五公孔
之長短自若甲何福乃及一板附書在時札釋疑矣且春二月朔旦
是書亦名自定其強手難以指括也

三

